

蓬頭赤脚真難看，	好似鬼王一樣能；	雙目不明無看處，	不能行動半毫分。
沉香見母對天跪：	「保佑娘親復舊形！」	沉香如此行大孝。	玄女娘娘「妹子！」稱，
「我有一粒靈丹藥，	娘娘吃在肚中存。」	此時吃了靈丹藥，	眼睛明亮復舊形。
娘娘一一來辭謝，	拜謝慈悲救命人；	「收我孩兒爲弟子，	教成仙法救娘身。
當初送到揚州去，	難得今朝相逢春！」	母子二人謝恩去，	來到南天門下存；
娘娘就到靈霄殿：	「伏乞玉皇赦罪名。」	玉皇大帝心歡悅，	「善哉！」連叫二三聲，
「難得沉香行大孝，	封爲中界值符君。」	母子領旨心歡喜，	拜謝玉帝下天庭。
母子二人來分別，	回到揚州見父親。	劉向正在來思想，	那曉孩兒會駕雲？
五年一別心懷掛，	日夜思想淚紛紛。	「你娘死活今何在？	救得成來救不成？」
沉香一一回言答，	劉爺聽說喜歡心。	父子要到華山去，	駕起祥雲就動身。
華岳娘娘來迎接，	夫妻相會共三人。	符王寶卷宣完成，	諸仙菩薩盡歡欣。

〔據清同治癸酉（一八七三）朱柏尤抄本校訂。〕

新編說唱沉香太子全傳卷上

只爲多才一首詩，頓教仙子不自持，從中引出忠和孝，留與人間做盲詞。

且說漢朝時，有一家姓劉名邦，（？）那是中山王之後，家住青州府安丘縣，祖積有錢，稱爲百萬院君朱氏，夫妻同歡，喜之不盡也。

高堂大廈無其數，

米爛陳倉無比倫，

富同陶朱說不盡，

只爲無子接後根。

石崇無子非爲富，

范丹有子不算貧。

迅速光陰容易過，

夫人有孕要臨盆。

却說夫人有孕，十分歡悅。十月滿足，臨盆生下孩兒，正遇天寶（？）元年正月十五日子時生下，生得眉清目秀，相貌非凡，諸親慶賀，十分熱鬧也。

生下孩兒多歡喜，

諸親百眷鬧盈盈。

迅速光陰容易過，

官人七歲讀書文，

先生取名爲劉向，

十年窗下用心勤，

讀書通曉知禮易，

滿腹文章無比倫，

看看年登十六歲，

上京進考趕功名。

却說劉向十六歲，進了學，要上京趕考，稟知爹娘。夫人道：「兒要上京趕考，只怕你才學淺薄，我有個啞謎與

你猜。你猜得着，放你上京趕考；猜不着，俺不要去。」劉向道：「母親說與孩兒知道。」母親道：「聽我說出來便了。」

啥個叫做爭閑氣？

啥個叫做氣不平？

啥個叫做人看待？

啥個東西看待人？

啥個東西天不大？

啥個東西水不深？

啥個東西不怕熱？

啥個東西不怕寒？

啥個東西人兩樣？

啥個東西兩樣人？」

劉向道：「母親，這個啞謎容易猜的，我件件都知道，母親叫我說來：

着棋原是爭閑氣，

走馬燈中氣不平，

坐在轎中人看待，

橋在廳前看待人，

格（算）盤天叫做大，

山下江山水不深，

銅錢叫做不怕熱，

堂前圓爐不怕寒，

金榜題名人兩樣，

鏡內容顏兩樣人。」

夫人道：「俺果然猜着了。快些收拾行李。吩咐安童，路浪須要小心。到了京中，尋一爿飯店安歇。俺須要小心，娘親在家盼望便了。」

箱中取出沉香袋，

付與孩兒藏在身，

上有日月星辰像，

下有山河八卦形。

「男子帶了登科種，

女子帶了孕生男；

祖上傳留真奇寶，

付與孩兒帶在身。」

且說劉向接了香袋，即刻起身，「就此拜別。」母親道：「兒呀，你路上須要小心，財帛不要露白；倘有拐騙偷盜之人，一切用心。望你功名成就，立刻回家，免我掛念便了。」

時逢二月天光好，
日色温和好進京。

梅花樹上般般白，

楊柳枝上好鳥鳴；

紅娘村村挑野菜，

孩童處處放黃鸝。

劉向路上心安樂，

朝走夜住向前行，

山東一路行走過，

來到河南地界行；

走過山灣尋路去，

廟堂一座面前存。

那劉向欲要借住一夜，只見前面有一座廟堂，匾額上寫着：「華山神廟。」劉向立刻下馬進廟，就叫：「安童，跟我進廟內便了。」

劉向進廟求神明，

看見笞片桌上存。

劉向欲問功名事，

焚香祝告要虔誠，

枱中取了黃楊笞，

細細通誠問事因：

「弟子家住青州府，

安邱縣內住安身，

姓劉名向年十六，

正月十五子時生，

進京求取功名事，

祝告神明斷吉凶。

若能及第狀元中，

三拋上上兩邊分；

若然金榜無名字，

三拋下下斷分明。」

却說華岳三娘不在廟中，在於蟠桃會裏。廟中小判難斷吉凶，就將笞片提在樑上。劉向心中疑惑：「爲何笞片提在樑上？是何吉凶？」便叫童兒揭開羅帳，來看裏面什麼東西神佛在內。

劉向細看神櫺內，

兩邊多是女神明；

劉向取出一枝筆，

題詩四句壁中存：

「紅白紫綠一堂神，

泥塑木彫假裝成，

喉中若有三分氣，

好做同床同枕婚。」

題罷詩句抽身起，

竟往前途路上行；

路上剛走三里路，

華岳三娘轉廟門。

却說華岳三娘回轉廟來，一看壁上詩句，墨跡未乾，大怒道：「戲弄神明，該當何罪？」便問判官：「此詩何人

所作？」判官道：「青州府安邱縣姓劉名向，上京趕考，路過丟簪，要問凶吉。判官難斷，將簪提在樑上，他就題詩句而去。」

小人難斷其中意，故將簪片提上樑。娘娘見說心中怒，「可恨畜生調戲神！」

手拿一把青鋒劍，要斬題詩這個人。出了殿門向前行，只見前途三個人，

一主二僕身立定，娘娘要去看虛真。

且說娘娘要殺劉向，時有上界玉皇大帝，連忙差太白金星下降。「因為劉向與華岳三娘有姻緣三夜夫妻之分，後來必生貴子。」將言告知三娘，騰雲去了。

三娘聽得公公話，「姻緣簿上注分明。」現出仙家通妙法，仙莊一座就變成，

八字牆門分左右，樓高八丈接青雲。

却說娘娘變成房屋一所，拾樵家伙什物，一應俱全。童兒、使女、自己身上，各穿孝服。專等在家。勅命風伯、雨師：「速降風雨。劉向自然來躲雨，與他成親便了。」

雷聲霹靂驚人怕，日間變作夜黃昏。劉向此時驚呆曉，便把「安童」叫一聲。

那劉向便道：「安童，這樣大雨，何處去躲雨？」兩個安童道：「前面有個大宅，必是大戶人家，不如到他家去躲雨便了。」

即忙走到前邊去，見一廳堂大宅門。簷頭底下來躲雨，一個時辰不住停，

只得說與門公聽。

「要借廳堂歇一巡。」

門公即便來請進，

主僕三人裏面存。

使女連忙來接進，

道言：「即請相公身。」

娘娘即便來迎接，

施禮分賓坐定身。

「請問相公住何處？」

今年幾歲啥時辰？」

此時娘娘便問：「相公仙鄉何處？青春多少？可曾婚姻否？」劉向道：「小姐請聽便了。」

小生家住青州府；

安邱縣內長生成，

繼祖姓劉名叫向，

年方十六未聯姻，

自小攻書虛度過，

未有門當戶對人。

只爲天宮來降雨，

借房安歇到來臨。」

小姐聽說心歡喜，

正中機謀八九分。

且說劉向也問：「小姐青春多少？爲何一身孝服？」娘娘道：「相公聽我便了。」

不問我身猶自可，

問起之時苦十分！

我今虛度年十六，

却與相公是同庚。

不幸父母雙雙去，

上無兄妹下無親。

單生只有奴一個，

如今守孝兩三春。

自小未曾招親事，

一向蹉跎直到今；

奴奴罰下生死惡，

與奴同庚便對親。

萬貫家財無人管，

少個當家立計人，

相公不嫌奴貌醜，

□□入贅我家門。」

那劉向說道：「小姐是高門閨女，爲何你自己許了姻緣？其中必有緣故。我是貧家之子，怎好敢配貴室千金？

總總不能。」

娘娘便乃開言說：

「相公你好不聰明！

有緣千里來相會，

夫妻何論富與貧？」

你今不可來推却，今朝就要結成親，相公只要將言許，結成夫婦過光陰。」
劉向道：「小姐差矣！叫我如何從命？若要成親，待我功名成就，稟知爹娘，央媒說合，選好吉日，吉時，然後成親便了。」

娘娘聽說將言說：「相公不可執迷心。周公之禮從古有，兩相通情便成親。」

一篇多是荒唐話，調戲奴家罪不輕！娘娘好意來要你，反要推三阻四情！」

劉向聽說來請罪，連稱：「不敢！」兩三聲，「非是學生來推却，周公之禮不相應。」

爹娘在家不曉得，娶妻不告罪非輕。別樣還好來從命，只椿親事總難成。」

娘娘見說心煩惱，便叫：「劉向不是人！我今好意來留你，你是無情無義人。」

這裏不是招商店，因何闖入我牆門？送你當官來問罪，來時有路去無門。」

劉向聽罷，大怒道：「你強要逼我招親，是何道理？學生與你分別便了。」

娘娘聽說心大怒，花容變作夜叉形，可恨畜生無道理，出言無狀太欺人！」

吩咐：「丫頭，來動手，與我打出姓劉人！」一衆梅香齊動手，不許姓劉住安身。」

劉向見打，只得與安童走出牆門而去。走到二三里路，娘娘作法，登時變了一條大蛇，呼呼便要吃人。前有高山，後有黃河；上天無路，入地無門，只得回轉而去便了。

劉向驚呆無法處，叫道：「安童，怎理論？」眼看三面無處走，不如依舊轉她門。」

任她再來打一頓，決不將我打死身。」安童隨着來回轉，劉向驚呆在中廳。

此時劉向回轉牆門，唬得顛心無話，坐在廳上。安童梅香來勸：「相公，姻成了罷。倘若不允，不許你在這裏。」劉向道：「要我成親，依我三件事物。」小姐道：「什麼三件事物？快些說與我知道。」劉向說道：「第一件還我媒人，第二件還我主婚，第三件要還我年庚帖子做憑據。可依，與你成親便了。」

娘娘聽說心中喜，「丈夫」連叫二三聲，「主婚就是奴家做，丫環使女做媒人，

今日成親爲憑據，天緣湊巧結成親。」安擺香案成親事，娘娘打扮做新人；

身穿大紅團花袄，五色湘江水浪裙，好似嫦娥離月殿，猶如漢朝王昭君。

打扮一回方以畢，參天拜地結成親，送入洞房花燭夜，交杯美酒始安身。

安童外面來飲酒，大家吃得醉醺醺，兩個新人同羅帳，春宵一刻值千金。

聽得五更天明亮，天明大亮便起身。

却說劉向搭華岳三娘成親。一夜夫妻，談論古今；兩夜夫妻，講得天文地理；第三夜夫妻，難拆難分。早早抽身起來，劉向道：「我要分別去了。」娘娘苦苦相留。劉向一心要起身上京求取功名，就此分別。娘娘道：「妾身有個啞謎，與你猜一猜。猜得着，放你去；猜不着，休想去。」劉向道：「快些說來，待我猜了。」娘娘微微一笑，只說「神仙」二字便了。

劉向聽了心中想：「賢妻說話有來因！」「神仙」兩字回言答，「我妻說話有來因。」

學生此時猜着了，你今放我上京城。」

娘娘聽說微微笑：

「丈夫有事未知因，

我今不是凡間女，

華岳三娘女神明。

丈夫丟答題詩句，

我奴見了怒生嗔，

趕上前來拿捉你，

降下天宮太白星。

三夜夫妻姻緣定，

我就變了大莊村，

風雨陣頭來留你，

勸你應前結成親。」

劉向一聽，唬得魂不附體，慌忙跪下，口稱：「娘娘恕罪。學生肉眼不識神仙，多多拜上。」娘娘連忙扶起，便叫：

「丈夫！此地不是你安身之處，快些上京便了。功名成就，天機不可洩漏。奴奴並無物件送你，只有兩件微禮，

送與帶上京去：夜明珠一粒，玻璃盞一對，贈與丈夫上京便了。」

爹爹賜我三件寶，

我今送與丈夫身。

吩咐梅香來備酒，

「奴家送別丈夫身。」

山珍百味擺滿桌，

「送別夫君上京城。」

只爲我身受了孕，

幾時得會丈夫身？」

劉向聽了三夜夫妻有了身孕，「這也奇怪！」娘娘道：「果然有了。」劉向道：「既然娘娘有了身孕，我有沉香一塊，外國進貢過來，先王賜我公公，公公傳我爹爹，爹爹傳我，男子帶了連中三元，女子帶了必生貴子。此塊沉香，原是無價之寶。」

既是我妻身有孕，

就把沉香掛在身，

倘然生下男兒子，

就把「沉香」取爲名；

後來若有團圓日，

即將沉香認父親。」

娘娘接了沉香袋，

結在衣裳記在心。

說罷了時重吃酒，

慇懃相勸丈夫身；

酒罷夫妻來分別，

挽手叮嚀送出門。

說不盡的離別話，難拆難分兩處行；
娘娘仍轉華山廟，主僕三人路上行。

且說劉向與兩個安童上路而去，走到黃河口下叫船，吩咐船家：「須要小心。」話言未了，只見天上烏雲突起，黑地無光。

歡喜未完愁又到，一場大禍到來臨。
夜明珠上毫光亮，透出龍門水府廳。

蛟龍搶去真珠寶，狂風作亂在河心；
傾刻之間船翻了，險被魚兒當點心。

那劉向主僕三人翻在江中，死裏逃生，漁翁救去。劉向便問漁翁：「姓甚名誰？承蒙搭救，感恩非淺。」漁翁道：「我姓張名功，只爲華岳三娘命我前來救你；你今無恙，我是去了。」

劉向此時來拜謝，「行囊翻在水中心，
三件寶貝多失盡，怎得功名得到身？」

走到人家來借住，且到明朝再理論。

且說當方土地，急到水府龍宮，報知龍王知道：「今有劉向與華岳三娘有夫妻之分，三娘贈他三件寶貝，在黃河渡口被蛟龍搶去。倘被三娘知道，水府神明盡皆有罪。速急查還，方可無事。」龍王急差河伯、水三官，帶了蝦兵蟹將，查到萬丈深潭，有蛟龍在內，立拏治罪。三件寶貝俱送還劉向。

差一神明忙送還，土地公公上路行。
劉向在前心煩惱，三更聽得叩門聲。

忙叫安童開門看，見一公公年老人，
手中捧了三件寶，行囊不失半毫分。

劉向作揖忙相謝，忽然之間不見形。
劉向忙說稱「奇怪！」望空拜謝聖明神。